

女巫的猫

NIWU DE MAO

—作品—

彼岸花·见相思

【终结篇】

BI AN HUA

JIAN
XIANG SI

上册

女巫
的猫

——作品——



上 | BIANHUA
册 | JIAN
Xiangsi

彼岸花·见相思

终结篇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彼岸花, 见相思. 终结篇 : 全2册 / 女巫的猫著

.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594-2693-2

I. ①彼… II. ①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2833号

书 名 彼岸花, 见相思. 终结篇
作 者 女巫的猫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悦
责任编辑 姚丽
特约编辑 崔悦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字 数 550千字
印 张 37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693-2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上 | CONTENTS

册 | 目录

彼岸花·见相思

終結篇

第三卷 放千世流离

第二十一章 神氏谎言	003
第二十二章 前世今生	070
第二十三章 只为卿生	132
第二十四章 私奔逃亡	153
第二十五章 情定三生	166
第二十六章 双生祸国	171
第二十七章 子嗣传承	189
第二十八章 笙澜情深	205
第二十九章 圣花衰败	234
第三十章 黑暗祭司	254

下 | CONTENTS
册 | 目录

彼岸花·见相思

终结篇

第四卷 再续百年约

第三十一章	女人心事	279
第三十二章	夜中幽魅	295
第三十三章	白骨倾情	323
第三十四章	笙澜之魂	340
第三十五章	同心结发	361
第三十六章	至情至痴	394
第三十七章	置之死地	435
第三十八章	百年之约	475
第三十九章	相见相识	490
番外	死马亦活马医	514
新增番外		553
后记	关于自己	582

第三卷

放千世流离

姬魅夜凝望着那渐渐消失的影子，这么多年了，她的背影依旧是那样的模糊。他看不到她的眼睛，看不到她的面容，带她出去玩的时候还时常迷路，可是，那个明黄色的影子就是那样的熟悉，犹如刻在了他的脑子里。

支
分
人

第二十一章

神氏谎言

看着厢房内精致的糕点，姬魅夜微微一愣，已经被沟兮挽着坐到了桌子前。

“殿下，这是沟兮为你做的玫瑰糕。”沟兮轻轻地坐在他身边，玉指拈起一块玫瑰糕，送到了他的唇边。

玫瑰形状，旖旎的深红，让他心里顿时一抽，想起了还在等他答案的路乐乐，“沟兮，我有话要对你说。”

“殿下，即便是说话，也要吃东西啊！你不饿，沟兮还饿了呢！”沟兮含情的眸子深深地凝望着姬魅夜。

“可是，沟兮，我已经不吃这玫瑰糕了。”他叹了一口气，“千年来，我忘记了这些糕点的味道了，我是吃人灵魂、吸入鲜血的魔鬼了。”

白玉般的手指突然一颤，玫瑰糕从指尖滑落，沟兮唇边的笑容凝固了一下，没有说话，而是起身走到旁边的焦尾琴旁边。

“沟兮，你知道昨天那个女子吗？其实，她是我……”

“殿下，沟兮这几日身子不佳，还一直未给殿下弹曲子。”她笑了笑，很是平静，却恰到好处地打断了他的话。

今晚，她一定要将他留下，这是女人之间的战争。

一千年前，她也遇到过类似的战争，是她赢了。

这一次，她更有把握。

“殿下，听一曲《朱砂泪》如何？”她笑靥如花，一如许多年前那样单纯美丽。

镜湖翠微低云垂
佳人帐前暗描眉
谁在问君胡不归
此情不过烟花碎
爱别离
酒浇千杯浅斟朱颜睡

轻寒暮雪何相随
此去经年人独悲
只道此生应不悔
姗姗雁字去又回
茶花开无由醉
只是欠了谁一滴朱砂泪

沟兮的声音很轻，像吹过的风，飘过的云，有一分常人所没有的缥缈，亦有几分让人心碎的悲伤。

屋子里有淡淡的香味，有点让人头晕，姬魅夜听着歌词，待她唱到最后一句时，他心口一紧。

谁欠了谁一滴朱砂泪，沟兮是借此歌词告诉他，他姬魅夜欠了她一滴泪。

事实上，他心里早就做了决定，在很早之前，他就变了心。

但是他背叛的不是对沟兮的感情，而是对沟兮的诺言。

缓缓吟唱的女子走了过来，眼眸含着泪水，却强颜欢笑地倒了一杯酒，递到姬魅夜身前。

他从来不沾酒！

“殿下，请你喝了这杯酒，然后将要说的都告诉沟兮吧。”

他愣了片刻，接过酒杯，抿了一口。甘甜的酒入口便融化了，让他觉得头一阵晕眩。想起来了，珈蓝说他沾酒便醉，不可饮酒。

白皙的脸上顿时染上了一层红晕，他咽了咽口水，觉得身体有些发热，果真这酒是喝不得的。

身前女子的容颜变得格外漂亮，清澈如水的眼睛，带着点俏皮，小小的鼻翼，勾起带着狡黠笑容的唇，整齐的刘海让她看起来像一个瓷娃娃般精致。

“乐乐。”他伸手拉住身前的女子，捧着她的脸，眼神迷离地看着她，带着痴狂的眷念，“乐乐，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爱上你了。”

他轻轻地呢喃，捧着眼前的脸庞，两人额头亲昵地抵在一起，“乐乐，我爱上你了，你明白吗？”

坐在他身上的人身子微微一僵，却是凝视着他，没有说话，似乎在等待他说完。

“乐乐，从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沦陷了。”他的手指轻轻地放在她柔软的唇上，小心地勾勒出她的唇形，“这么多年来，我从未碰过任何女子，然而在那个时候，我却忍不住吻了你。”

他的声音很轻，似有一丝羞涩。

屋子里的光线有些微弱，女子坐在他身上，显得稍微比他高。

“其实在那个时候，将你拥入怀里，感受到你身上独有的香味的时候，我……”他痴痴地笑了起来，“那个时候珈蓝问如果你不是泱未然的新娘，我会不会将你留下来。”

“答案是，我会的，会想尽办法将你留下来。如果时间倒回去，不管你是谁，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将你留下。”

说到这里他的身子突然颤抖了起来，捧着她的脸的手突然用力了几分，像是要将身前的女子揉进自己的骨血里。

“如果问我姬魅夜有没有做过后悔的事情，那就是自己一步步地将你送到泱未然身边。之前我也不敢承认这个事实！直到你为了泱未然一次次伤我，对我一次比一次绝情，我才恍然清醒，我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他叹了一口气，仰着头，两人贴得更近，阴影遮住了他从眼眶中不经意滑落的、落地成花的泪珠。

“为了让你自愿同我交换，献出自己的鲜血，我用尽各种卑鄙手段，终于等到你主动求我时，我却放弃了，放弃了这个能救沟兮的机会。”

他咬了咬唇，贝齿将朱红的下唇咬出一排青色的牙印。

“那个时候，我想要你的心啊。”用近乎卑微的语气，他叹息道，泪水不由自主地滑落。

明知道自己从来没有这般失态过，明知道自己也死要面子，然而在她身前，他宁愿一直都是那个窝在她怀里的小鸡少爷，那个和她在走廊上拥吻的少年，那个为她选着相思豆，会拉着她的手一路狂奔的少年。

“可是，我不但没有要到你的心，反而将自己的心给了你一半。”他仰起脸，漂亮的鼻尖轻轻地、试探着碰触着她的脸、她的眼、她的唇、她的下颌，生怕被她拒绝般地小心翼翼。

“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爱上你了。爱得无可自拔，爱得连自己的心都肯放弃。”

他的声音既无奈又开心，捧着她脸的手没有丝毫放开的意思，手指依旧轻柔地勾勒着她的轮廓。

半晌，他抬眸，迷离地看着她，“我姬魅夜此生做过很多后悔的事，而唯一不后悔的就是爱上了你。”

“哪怕，我只有半颗心，哪怕，我现在在月光下已然是森森白骨，我都没有丝毫后悔，反而高兴。”

话刚说完，身前的女子身子顿时一僵，搂住他脖子的手突然变得冰冷。

“乐乐。”他笑了笑，望着眼前精致的女子，看着她大大的眼睛，忍不住抬头吻上去，小腹一阵灼热，那种压抑已久的思念让他再也无法控制地将女子横抱了起来，直接朝床边走去。

女子仰躺着，眼眸含着泪水，那颗心在他的喃喃自语中不停地滴血。

她和他相识千年，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他这般温柔对待，那样的深情，那样的眷恋，那样亲昵地念着她的名字。

她叫沟兮……

她叫沟兮啊……

然而他口中喊的却是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

一丝杀意在眼底掠过，身上的男子已经压了下来。

她媚眼带笑，收起泪水，纤纤玉手轻轻地抚摸着对方的脸、梳理着他的发丝……

他从不沾酒，沾酒便醉，更何况酒里还有产自西域的西番莲，能够让人产生幻觉的西番莲。

身下的女子笑靥如花，他俯身，凝视着她的脸，轻轻地落下唇。

也在此时，他身子突然一怔，目光呆滞地落在了女子额前那一粒如血妖娆的朱砂痣之上。

此生，谁欠了我一滴朱砂泪。

女子在耳边婉转地低诉、清唱，似刺骨的冰水突然泼在了他身上，让欲火焚身的他顿时一个激灵，那迷离的眼瞳瞬间恢复了清澈和冷然。

那一粒朱砂……

“沟兮！”姬魅夜颤抖地念着这个名字，然后慌忙起身——

“殿下。”看到他突然起身要离开，沟兮伸手拉住他，眼神凄楚，“殿下，你不要沟兮了吗？”

那声音带着无限的伤痛，让人心里一酸。

看着眼前的人身体里还有残留着的媚药，沟兮不经意地拉下自己的衣衫，那雪纺滑过肩头，露出莹白如玉的肌肤，还有漂亮的锁骨。

发丝轻垂，抚过她美丽的脸，还有妖烧的唇瓣。

她起身，走近他。

“殿下，你说过，永远不会抛弃沟兮的。”她将头埋在他胸膛，手指探进了他的衣服，“沟兮才是你爱的人啊。”

一点点地将他的衣衫拉开，她自己的衣衫也慢慢滑落，曲线优美的身子赫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双臂攀上了他的脖子，她踮起脚，闭上眼，要吻上他的唇。

“沟兮。”压抑的声音从耳边传来。

她心里一动，知道药正在生效，身体贴得更近。

“殿下，沟兮要成为你的人。”她低吟。

“沟兮！”头上的声音突然变冷，带着愠怒，而下一刻，她光洁的身子已经让人披上了外套，然后被推开。

“殿下。”她睁开迷离的双眼，看到他的眼瞳写满了杀意。

“你对我下药？”姬魅夜喘着气，愤怒地盯着沟兮。

“殿下，我这么做，只是因为沟兮想成为你的人。”她伤心欲绝地凝望着他。

“对不起。”他叹了一口气，上前擦干她的泪水，身体却是和她保持了一段距离，“刚才，我说的一切，你都已经听到了。”

“不，我没有听到。”她摇摇头，拉住他的手，“沟兮只记得千年前，殿下说，今生非沟兮不爱。”

“可是……”

“不！”她尖叫着打断他，不想听到他亲口说出那几个字，然而已经等不及了。

“姬魅夜已经爱上了路乐乐。”

沟兮无力地跪在地上，“殿下，你真的决定了吗？那沟兮怎么办？”

“我这一生注定要负你、欠你。所以，只要你有要求，我都会答应。”他深吸了一口气，将藏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对沟兮，他是那样的不忍。

他恐怕再也遇不到一个对他如此好，愿意如此为他牺牲的女人了。

沟兮，他本来就该爱。

然而，路乐乐说过，爱情不关乎责任，爱情没有应该不应该。爱情有时候，就是一个不期而遇，一个擦肩而过，一个遥遥相望的眼神。

“我说什么要求你都答应？”她仰起头，泪水滑过苍白的脸。

他点点头。

“好，那殿下，你离开那个女人。”

“不行！任何关乎路乐乐的事情我都做不到！”他打断了她，语气中有一份她极少见的冷冽和决然，还有一丝冷酷，一丝无情，“等你以后想好了再告诉本宫，时候不早了，你身子又不好，先休息吧。”说完，他转身离开。

沟兮浑身一震，此时，他用的已经是本宫，而非我了。这说明，在他心里，在身份上，他和她划清了界限。

嘴角勾起一丝冷笑，她看着他的背影，摸着袖中的那串红豆链子，“殿下，你真的相信路乐乐也是爱你的吗？”

走到门口的人身子顿时一僵，回头难以置信地看着地上的女子，冰凉的眼神带着让人不敢直视的寒意。

“沟兮你说什么？”

“殿下，你可知道，我给你下的是什么药？”沟兮缓缓地站起来，脸上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悲戚，“那是西番莲啊，殿下。”

西番莲，听到西番莲这三个字，姬魅夜的脸色果然一变。

西番莲，他和沟兮还有所有被月重宫和南疆驱逐的人，都憎恨西番莲。而这几日，碰触了西番莲、成日对西番莲爱不释手的只有路乐乐。

“今天下午，在你回来之前，路小姐就主动来找过我。”说着，她从身后拿出一只蓝色的瓶子，那是路乐乐随身携带的药瓶，“路小姐将这只瓶子给了我，里面

装的是西番莲的花粉。”

“用来做什么？”他的声音竟有了丝恐慌。

“用来拦住殿下您。”沟兮走过去，“那个女子可曾亲自说过她爱你？你也当真以为她爱的是你吗？”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她感觉他的血液在慢慢凝固。

“她将药粉给我的时候说她让你做出一个选择，也说了她知道你会选择她。但是你的选择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因为，她恨你！”沟兮顿了顿，继续说道：“她是大漠的王妃，是泱未然的妻子，留在你身边不过是为了利用你。”

说着，她拿出一张黄纸，慢慢地展开，放到姬魅夜眼前，“殿下，这是幻影无意中在她房间找到的。泱未然的字，你认识吧？”

看到沟兮手里的那张纸，姬魅夜的表情瞬间凝住，眼神当即呆滞起来。

那字体果真是泱未然的，而那张纸上写着：如果姬魅夜和君上同时出现，请选择姬魅夜。

姬魅夜和君上同时出现？他身子晃了晃，想起了那日在林子里，君上要将她带走的情景。

是的，那次，当他带她回来时，她并没有反抗。

所以，那次，她选择了他。

“她知道你无论如何都要回南疆，而以她的实力，根本就不可能安然回去，也是这样，在她的要求下，你一次次地放了月重宫的人——她明明是在利用殿下您。”沟兮顿了顿，“至于今晚，西番莲的粉末就是她送来的……”

“她送来的？”他疑惑，“她送来做什么？”

沟兮垂下眸子，泪水再度滑落，唇上已经被自己咬出血印，“她知道我和殿下做的事情，她说只要我用西番莲花粉将殿下拖住，不要去她房间，那她就甘愿退出。”

沟兮仰起脸，迎上姬魅夜，拉住他冰凉的手，“殿下，我是女人，我不能看着自己深爱的人被别人利用，更不愿意你执迷不悟，不想你为了一个处处利用你的女人而背叛我们之间的诺言，让你变成白骨。”

“我不信！”他讷讷地说道，眼神黯然，“我不信，路乐乐不爱我。”

那些相依为命的日子，她在他耳边一次次地说着姬魅夜我也喜欢你啊。那一声声的呼唤没有半点掺假……他真的不愿意相信，路乐乐会这样对他。

在被人追杀的时候，她不惜将自己的伤口浸泡在水中，也要将他高举过头顶，不让他受伤。

在朴城，被抢匪拦截，她顾不得别人的羞辱从泥水里爬过来救他。

“殿下你要怎样才相信？这个字据你都不信？”沟兮喘了一口气，突然再次扯开自己的衣服，指着心口，“殿下，如果你都不信，那你看看沟兮身上这是什么？”

一排银针扎过的痕迹赫然出现在她白皙的胸脯上，其中一根显然扎进了心口，因为拔出来得过于慌张，所以留下了血渍。

看到姬魅夜眼中的惊骇，沟兮咬了咬牙，将衣服穿上，然后抬起手腕，将那串红色的相思豆取了下来，放在桌子上。

这一刻，一直处于恍惚和惊骇状态的姬魅夜，再也控制不住地全身发抖起来，看着那串链子，他的呼吸顿时紊乱不堪，另一只手用力地压着心脏。

“这个……为什么这个链子会在这里？”那串他亲自挑选豆子、亲自做成、亲自戴在路乐乐手上的链子怎么会在沟兮身上？

三生石无法刻上他们的名字，他想要用相思豆圈住她一生，两人生死相许。

这是见证他们爱情的相思豆，见物思人，永生不弃……

“这是她走的时候丢给我的。”沟兮看着相思豆，“她说这本来就不是属于她的东西。”

“哈哈哈……”没等沟兮将话说完，姬魅夜突然狂笑了起来，一把抓过链子，“沟兮，本宫不会相信你说的任何一个字！但是，本宫会亲自去问路乐乐，让她说个明白。”他飞奔出了院子，直接朝北院而去。

沟兮跌坐在椅子上，泪水已经收住，脸上有一抹看不见的淡然笑容。

也罢，谁也得不到！

一路狂奔，他心里一阵抽痛。

那张决未然留下的纸，那西番莲，那串相思红豆，沟兮身上的针伤……他自然知道是路乐乐所为。

然而，乐乐，我爱你。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要得到你的亲口承认。

就算你不爱我，你利用我，那也要你亲自告诉我。

而且，单纯如你，是不会这样对我的。

他跌跌撞撞地往前跑，记忆中自己从来没有如此狼狈过。

身体里还有西番莲的药粉，他是被诅咒的人，西番莲是南疆的圣物，此时在他体内让他的气血倒流。

长廊深深，他恨不得一步就奔到她身前。

走到院子门口，满园的西番莲让他头晕目眩，强撑了好久，他才终于来到了她的房门口。

夜明珠灰白的光将她的身影映在窗户上，让他莫名安心。

在沟兮那里燃起的怒火瞬间熄灭，甚至，他自觉低头检查自己的装束，怕她嫌弃自己。

门发出吱呀的声音，他走进去，看到满屋子的苏州帷幔在风中飘荡，宛若天边的云霞那样美丽。

如他期待的那样，那个女子就坐在小榻上静静地望着窗外。

“乐乐。”他用力地握紧了红豆链子，声音尽量平和，“珈蓝将白骨之花给你了吗？”

那是代表永恒和灵魂的花，然而窗边的女子并没有回答他。

“乐乐，你在生我的气？”他苦笑，“所以，你赌气将红豆也给了沟兮？”

屋里的红衣女子还是没有说话，像是真的生气了，一直保持着之前的动作，靠坐在小榻之上，看着窗外。

窗外的月亮正圆，月光洒在女子身上，让她镀上了一层银辉，看上去有些朦胧而不真实。

“乐乐，我知道你在气我。”他口气有些无奈，带着小鸡少爷奶声奶气的撒娇口吻，“我刚才去沟兮那儿，只是告诉了她我已经做了决定。”

说到这里，他下意识地咬着唇，抬手捂住胸口，他身上还有没解开的媚药，此时他上前一步，撩开挡在身前的帷幔帐子，自觉地坐在她旁边，试探着伸出手放在她的腰上。

“乐乐，你在听我说吗？”知道她不搭理他，这是她以前生气的方式。特别是她给他讲童话故事，他问一些莫名其妙让她无言以对的问题时，她就会将他扔在秋千上，然后自己转身离开，装作不理他。

那个时候，他就会讨好地爬过去，抱着她的小腿儿，然后钻进她的怀里。

“以前你不搭理我就算了，可是这一次，你似乎做得有些过分哦。”他撒娇的口气的确有些不悦，“你昨天给了我一耳光，你知道吗？一千年来，给了姬魅夜耳光还活着的就只有你路乐乐了。”他一边说，一边偷偷地瞄着她，手也悄悄收紧，感觉她没有反抗，心里当即乐了起来，之前的酸涩和难受瞬间烟消云散——他感觉

此时自己就像一个偷吃得逞的家伙。

心里有些小小的得意，然而更多的却是满足和开心。

“你以前教导我，不准乱打人、乱骂人，要做祖国的小花朵。”佯装她原来的口气讨好她，“所以，你打我，是不对的。但是，鉴于我如此宠你，我就原谅你一次吧，当然不能有下次，除非是我犯错了。”

他微微合上眼睛，发现这样和她在一起安静说话，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放在她腰间的手，亦不安分起来，反正她没有反抗，干脆得寸进尺地将她搂进怀里吧。

下颌轻轻地搁在她的额头上，鼻息间还是西番莲的味道，明明很抵触，可只要是她喜欢的，他便能容忍。

“乐乐，你倒是说句话啊。你昨天打了姬魅夜本来就是很过分的事情，可是……”将她的左手拉起来，果然，冰冷的手腕上什么都没有了。

他顿时有些委屈，轻咬她的耳垂以示惩罚，“路乐乐，无论我做错什么，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就算不理我，但是你也不能将我送给你的手链给别人啊。”声音有些颤抖。

“天知道，当我在沟兮手上看到这手链的时候，我心里有多难受。那种感觉……乐乐，就像你拿着剑刺入我心口一样疼。这不是一般的链子啊，傻乐乐。”

辗转轻吻着她的耳垂，他眼眶中滑过一滴她看不见的泪水，“傻乐乐，笨蛋路乐乐，白痴路乐乐，你知不知道，这是独一无二的手链，这条手链代表的就是我姬魅夜！”

“你这个大笨蛋，你怎么能将我丢给别人呢！”说到这里，他用力地咬了一下她的耳垂，然后抬起她的手腕，将手链重新给她戴回去，“不准有下次了！”

只是……手链刚刚戴上她的手腕，怀里的人突然颤了一下，一股异样的味道瞬间缭绕开来。

窗外一阵风吹过，姬魅夜感觉怀里突然空了一下，那串明明戴上了她手腕的红色链子突然从空中掉下，落在楠竹小榻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身子还保持着一手拥着她，一手为她戴手链的动作，他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处，目光呆滞地看着那一串链子，似乎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心爱的人，刚才还在怀里，怎么突然就从自己眼前消失了呢？